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四 前漢書

漢 蘭臺 令 史 安 陵 班 固 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志

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

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卷之四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
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
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
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
之於饗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
詩歌詠言鐘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
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漢興樂家有制氏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
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
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
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
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
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
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
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

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

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慤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攬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

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
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
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食貨志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
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野有
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
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下次矣

郊祀志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
儀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
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
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
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
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劉向父子呂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
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

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
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呂土德間于木火與秦
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
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
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
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
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濶隘及五星所行
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

抱珥重蜺迅雷風祆恠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
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
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
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
則之劉歆以爲虛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
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
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
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巳而問焉故經曰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烏虜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道敘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墜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道敘鯀則殛死禹廼嗣興天廼錫禹洪範九疇彛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地里志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
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
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
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四道三十二
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
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
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
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
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
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
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
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
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
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
下壹之虜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
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
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
其本末著于篇

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楫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廼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旣疏九澤旣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隄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至於宅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

溝洫志二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列傳

陳勝項籍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
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

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
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
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
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
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能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嚮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鎩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
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
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霸王
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
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
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
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魏豹田儋韓王信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
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
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
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
自立豈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韓信英布彭越盧縮吳芮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
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
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

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劉賈劉澤吳王濞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于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劉交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虜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季布樂布田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褰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復之至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高五王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濞卬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蕭何曹參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噲酈商滕公灌嬰傳寬周繆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鎡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張蒼周昌趙堯仕教申屠嘉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顛頊歷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

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辯金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蒯通伍被江克息夫躬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

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
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
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
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
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
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敞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
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
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圻君子譏之

文三王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事服然亦僭
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賈誼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
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爲
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

單于其術固以疎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不
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
于傳云

爰盎鼂錯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反吳壹說果於用
辯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賄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唐時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爲孝文親
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云爾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贊曰春秋魯滅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賈山
自下廟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
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

名顯金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重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虜

景十三王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鳩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乎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李廣蘇建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卷之四
三
衛青霍去病

贊曰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

董仲舒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虜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司馬相如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

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
已戲乎

公孫弘卜式兒寬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
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
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
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碑出于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丙吉干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張湯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
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
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
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贊曰張湯杜周金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
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
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
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
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
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
勢而抵隄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張騫李廣利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
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
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司馬遷

贊曰自右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
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
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據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
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
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武五王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克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褒
賈捐之嚴安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
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
之恨哉

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
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
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
稽之雄乎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
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恠語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萬

年鄭弘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
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

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栢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

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及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
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于外斬
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
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敞之義著于吳章爲仁由已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
遠之有

霍光金日磾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

燕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
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
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
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國河東光
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
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
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
姓金氏云

趙克國辛慶忌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鄜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
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
桀趙克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
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羗胡民俗
脩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
脩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
謚慷慨風流猶存耳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
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
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
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歛卒用困窮
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
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繫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
逡遁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王貢兩龔鮑宣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馬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韋賢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丙吉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關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

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
虛虜哉

睦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
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
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
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睦孟誅

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
夫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
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
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
功翁歸抱公絜已爲近世表張敞術術履忠進言緣
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媿之

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太言王
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母將隆何金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于朝雖詩所謂國之司
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
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汗於冀州孫寶撓於定
陵况俗人乎何金之節亞尹翁歸云

蕭望之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下閭
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
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輔佐之能近古
社稷臣也

馮奉世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鞫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
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
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旣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宣元六王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
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
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
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
勝其任乎

王商史丹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
重戾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
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
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
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
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
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
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
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薛宣朱博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貞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傳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翟方進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

夫

谷永杜鄴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求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何武王嘉師丹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

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
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
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
難受爵位者也

楊雄

贊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
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
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
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
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
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
存

儒林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
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
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
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

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
其中矣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
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
至于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

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
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于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
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及陋而
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
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
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
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
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
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

讓君子之遺風矣

酷吏

贊曰自邳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
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
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
湯死後罔密事叢寢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
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
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
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
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貨殖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獾未祭且網不布于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後隧旣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剝藁澤不伐天鰒魚麇郊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

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
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于堂其流
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
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
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
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
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
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
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
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
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
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于郭解之倫以匹



P 41

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辜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
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
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
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
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
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佞幸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閼
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金爲公卿可
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
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
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
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
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
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
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
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于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
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陀豈古
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西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
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

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疆
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枝則
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
外園殊方異物四方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宸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
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

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迺權酒酤
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
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
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
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
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
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外戚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
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大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王莽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
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
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
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
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
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敘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
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
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四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五

後漢書

宋宣城太守順陽范曄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光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

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明帝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章帝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

者數千百所烏呼懋哉

和帝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安帝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舊台衡以答天青旣

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順帝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鑿前違審識情僞無忌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倣僻之多與

桓帝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彘亦不

可得已

靈帝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爲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

獻帝

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皇后紀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綆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

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郭后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志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鄧后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於虛器直生懷憊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敦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徽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后紀總論贊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
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
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
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
重特爲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
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志

律曆總論

論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
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

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
立曆數天難謔斯是以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改作不
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
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
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
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
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
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
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

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眇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述數略舉是以集錄爲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禮儀志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爲禮儀志

祭祀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

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旣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

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
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
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
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
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
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
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慧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
星與小星關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

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
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
五紀皇極之論以參稽古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
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
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
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
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金撰建武以
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郡國志

贊曰衆安后載政治區分戾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
遷隔封割糾分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百官志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
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
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明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
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
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
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

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
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
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
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
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
爲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旣
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輿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
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

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其情也弃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

步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緝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脇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讎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

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
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儻大武大夫臺門旅樹
反玷繡黻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
也詩刺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
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
亂兵革益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柰藻稅降及戰
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
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鞞以相夸上爭錐
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已
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
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
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
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列傳

劉玄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
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
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攜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
頓穎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隗囂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徃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公孫述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

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迷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齊王縝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擐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李通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汙滅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哉昔蒙毅負書不徇楚難卽墨用齊義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來歙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

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李王鄧來總贊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識少公雖字宗卿未驗王當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鄧禹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矣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鄧訓鄧騭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旣害之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懼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

以泣而辭燕也

寇恂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馮異岑彭賈復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栢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吳漢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疆方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臧宮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

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
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
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
先志翫兵之日滅宮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
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棗閉玉門以謝西
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
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弇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弇
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
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
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
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耿恭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
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
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
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
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
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祭彤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肯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邳彤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二十八將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策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

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咎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

之次云爾

竇融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際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竇憲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馬援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
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
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卓茂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斯固愷德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
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
表高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
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
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宋弘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
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坎急於鄉射
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
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君子以之
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
關睢之風乎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勒趙熹牟融韋彪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熹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宣秉王良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容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之誦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論曰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馮衍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鮑永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郎顛襄楷

論曰古人有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觀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張堪廉范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恕以發其

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
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郭伋蘇章蘇不韋羊續賈琮陸康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謠言奮馳
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蘇勁烈羊賈
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軻

樊宏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
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
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朱浮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
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
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
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
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
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馬得長者之言哉

周車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疊地有既安之執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淳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矧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梁統梁商梁冀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曹褒

論曰漢初天下制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

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
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
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算議黜
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
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
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
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
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
乎

鄭玄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
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
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
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
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
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
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
法云

鄭興賈逵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道爲諸儒宗亦徒有

以馬爾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
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佚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
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耻受爵
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
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麋以罪
作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
邪幾於辨矣

桓榮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
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
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
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
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
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
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狗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
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
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
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
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名者焉

張宗法雄勝撫馮緄度尚楊璇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滯橫緣隙而生剽人
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
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
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僉宣力勤慮以勞定功
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
乎以免

劉般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
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
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
條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脩已
以致祿孝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

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耳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于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畜神養福

班固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藉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北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第五倫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
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
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
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
言也

鍾離意寒朗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
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
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
爭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
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
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際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
知廢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光武十王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延旣
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朱穆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賓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

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何敞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馮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勦姦回之偏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

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
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
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
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
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
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晏安爲戒豈數公
之謂乎

袁安

言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邢吉有陰德夏戾
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戾而邢昌紹國雖有
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實以之間乃情
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
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單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
乎

郭躬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
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

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
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于世
蓋由此也

陳寵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
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
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
所措也

班超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
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
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略卒能
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
志士也

應奉應邵爰延徐璆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
取通而終之以謬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
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邵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
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

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漢平王克王符仲長統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同次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

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
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
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
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
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
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孝明八王傳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
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稅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
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
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龐參橋玄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
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
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
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
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
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
屈賤亦有所伸矣

崔駟瑗寔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

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白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小亦

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
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
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
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
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
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
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
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
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
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
枯槁苟而已哉蓋識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
風流區而載之

黃憲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
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
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
著論云

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
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其是
堙曠

楊震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
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
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

茂矣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
無諱彪誠匪忒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章帝八王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
信哉

張皓王龔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
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于長受稱於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張王种陳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龔糾便佞以直爲青二子過正墜車堙并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李雲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土以銜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杜欒劉李劉謝

贊曰鄧不明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臧洪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笑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恚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虞詡傳熒蓋勳臧洪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熒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方屈志揚

張衡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馬融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資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

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
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
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
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
解刑衣竄甌越潛丹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
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
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旣申狂僭

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
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
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
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
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
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
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
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

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
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
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
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美實者
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
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
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
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
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
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

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
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暘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
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
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
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
容其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
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
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

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
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
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
適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
爲乎嗚呼

荀爽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金謝
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
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
其乖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
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
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
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
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陳寔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
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
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
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

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李固杜喬傳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將以之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害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拆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杜稷之心平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吳佑延篤史弼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楊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頡頑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穴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陳蕃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

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
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
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
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忘百餘
年數公之力也

王允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
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
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
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

從則歸成於正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五終

卷之五

聖



抄

